



# 在处女地上

安娜·瑪斯 著

沙 沅 譯

青海人民出版社



## 到目的地了！

“烏拉！”

“生物系的同学們，下車吧！”

“支援处女地！”

“哦，这儿多美啊！”

我們跳下車廂，把行李堆在一起，就四面張望起来。

我們来到这儿，正是一个清晨。沾滿露珠的野草閃閃发光，一片小树林環繞着一块草地，在輕柔透明的霧氣中，隱隱現出細長的白樺和矮小的灌木丛的輪廓。

各种各样顏色的胜利牌汽車，一輛挨着一輛停在火車的旁边。从汽車里走出来欢迎的人，他們的样子都显得很庄重。草地尽头的树下停着一輛卡車，卡車四面的擋板都已放下，上面还挂了一条紅布，看来还准备开大会呢。

赶来欢迎我們的当地少先队员，圍成一圈，正在練習致欢迎詞。

只是我們这列火車給人的印象不太严肃，它被打扮得象过新年用的樅树一样，每一节車廂上都挂着漫画，临別贈言，还有我們出发前夜自己編写下的標語。紅色、黄色、橙黄色、藍色的小旗，从火車头一直拉到最后一节車廂。彩色的紙条挂滿了車廂，就象樅树上挂的銀錢一样。

从莫斯科到北哈薩克斯坦共有四千五百公里的路程，这些裝飾和图画一点也沒弄坏，一点也沒褪色。現在，在碧草藍天的衬托下显得比在莫斯科車站时更加耀眼，更加喜气洋洋

了。

就这样結束了旅程，

我們在車廂里所度过的愉快生活，也同样結束了。

在路上，每天清晨，当天边出現一条狭长的，暗淡的曙光时，我們才开始上床。車廂里漸漸亮了起来，而我們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要閉上了。我們勉强地拖着脚步走到床边，倒头就睡着了。

白天，我們把車廂的門尽量地敞开，让凉爽的，略带煤烟味的冷风吹拂着我們的臉。这时你会覺得，只要伸出手，就能摸到铁路边的树干，橋栏杆。

一列客車从我們旁边駛过，一些不相識的人从窗口向我們招手，朝着我們愉快地微笑。

最有趣的时候是在晚上。灯亮了，摇曳的灯光照亮了整个車廂。从四方形的寬窗里可以看到迎面来的火車、橋樑，只听得裏隆隆一陣响，就从我們身旁飞驰而过；空曠、寬闊、黝黑的田地浮动着。

多美丽啊——可又有点神祕似的。

能拉动的車廂門就象一幅大銀幕。

在灯光下吃飯多好啊。我們坐在背包或皮箱上，圍着滿装黄瓜、西紅柿和各种食物的大碟子。

領導我們进餐的經常是涅莉·波列伊克沙伊切。她是我們这队中最爱鬧、最好动的成員。

“柳茜加！”她叫道。“不許把腿从車廂伸出去。斯維特珈！把柳茜加从門口拉开！”

她一天就能把嗓子叫喊哑，到晚上就說不出話来了。

火車到站时，涅莉抓起球来，第一个跳出車廂，我們跟着她也跳下車去。我們在車廂里已經坐厌了，因此，在車停下来

时，尽量加倍地多跑跑，打打排球。有的人还朝水龙头和洗脸处跑，互相洒水浇水，打水仗。

现在，我们总算到目的地了。

大会开完后，我们乘车顺着笔直的，满是尘土的公路来到了伏兹维申斯基国营农场。

在我们眼前，沿着公路两旁，一大片绿油油的麦子一直延伸到天边的地平线。田地的上面几只老鹰在盘旋。

我们的车走了许久，但是景致始终没变：四围都是平坦的田地，不见一棵树木。

经过了好几个乡村。白色的小屋，天蓝色的窗板，看上去十分漂亮。在清洁的院子里，妇女们把臂肘支在篱笆上，用手遮住射到眼睛上的阳光，目送我们过去。

在我们这辆卡车上，坐着一位把便帽压得低低的青年人，这也是到车站上去欢迎我们的一个庄员。我们一路上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了许多关于国营农场的问题。

原来，收割最早还得再过一个月。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将去工作的农场，并不是个新农场，它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了。

这让我们不免有些失望。

“姑娘们，我们这儿荒地有的是，”青年人安慰我们说。“你们不是看见了么，这里有多少土地。从1954年起，我们每个分场都开垦了六千公顷荒地……农场很大，可是人却嫌少点。所以你们不用耽心，收割以前也有足够你们干的活儿。”

终于远远地看见了农场的房舍。汽车还没开到它的跟前，却转到一旁，停在一片已刈过的绿草地上。

“下车！已经到了！”

我们被指定住在不大的木制车厢里，车厢里排满了木板

床，此外，还有一个壁櫥。

涅莉立刻就好象对一切都十分熟悉的样子。

“姑娘們，就这样吧！那里有一堆干禾草，咱們拿来做褥子。赶快，把褥子和枕头装上。那里是厨房，看見沒有，烟囱都冒烟了。床舖好了，我們就去吃飯。”

給我們安排生活的人，尽量想把我們的車廂裝飾得漂亮舒适。

正对着門的墙上挂着一張宣傳画，上面画着一个人从一部我們不知名字的农业机器上手脚張开头朝下地跌了下来。图片說明是：“小心！滑輪头突出会使人受重伤。”

左边的墙上也貼着一張宣傳画，一个人被机器挂住了，从他那被吓歪了的咀里，飞出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母，拼起来就是下面的話：

“瞧，不遵守劳动安全制度，就会发生这种事。”

被机器挂住的人的样子非常可怕。我們不由得把臉轉向右面，正对着左面的那堵墙。那儿挂着第三張宣傳画。上面画着半个人，看来，这个人的另一半被集草器的利齿切掉了。宣傳画警告地說：“不要往集草器里跳，以免发生不幸事件。”

“斯維特珈，請你看看，”利娜·舍波金娜小声說：“我的头发沒有吓白吧？”

住在邻近車廂的姑娘和小伙子們都来到我們这儿，欣賞我們的宣傳画。他們那里也挂有宣傳画，只是比不上我們的。

我們每个人都帶了两三本书到这里来。在莫斯科时，我們就研好了，當我們离开这儿的时候，把这些书送給当地居民。現在暂时把它們放在壁櫥上吧！真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图书馆呢！书籍的排列也是十分有趣的：厚厚的普希金选集旁边是潘諾夫的那本薄薄的“謝辽沙”，巴尔札克的著作挨着无机化学課本，

在雨果和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間是哲學史第一卷，在列夫·托爾斯泰著作旁邊放着一本小小的黃皮書：“布美蘭哥沒回來”，這是“戰鬥故事叢書”中的一冊。

我們，姑娘們，迅速地將這一切整理就緒後，就跑去看小伙子們。

在指定給小伙子們住的車廂里，一片嘈雜混亂。舖在木板床上的褥子沒包好，禾草都露出來了。安德列·戈林和維加·巴爾斯基坐在木床上，把枕頭扔來扔去。在這混亂的情況下，勃列·斯塔洛斯丁卻安靜地坐在兩個疊在一起的褥子上看“膠體化學”，還用鉛筆在重要的地方做着記號。他的神情好象正在閱覽室看書，准備考試一樣。

我們早就知道，勃列不管到哪裡，就知道看書。上課時，他看書，在街上他看書，甚至在劇院幕間休息時，他也看書。

從莫斯科到北哈薩克斯坦這一路上，勃列一次也沒朝窗外望過。他坐在堆行李的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支鉛筆，看哲學史第一卷。

## 怎樣使用干草叉

不，我們並不是不能干活的人。我們都是在勞動者的家庭里成長起來的，我們決不害怕勞動。但是，我們還沒有必要的勞動習慣和勞動技能。

怎麼會這樣呢？

這並不只是由於我們生長在城市里，從來也沒有干過田地里的活兒。其實，如果我們今天到建設工地或到工廠去，也不會感到比到這裡輕鬆多少。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缺乏勞動習慣

和技能，在学校里我們沒能获得它。

我們多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本领的人啊！

一輛卡車在农庄办公室旁边等着我們，車上坐着几个当地居民，他們被指定在我們劳动生活开始的时候，来帮助我們。

我們把干草叉扔到車上，自己也爬上去。

“这样扔叉子可不行，姑娘們。”一个戴着沾滿油秽的棕色便帽的中年男人說道。“應該把叉齿朝下，否則汽車一顛，叉子跳动起来会碰到脚。”

不知为什么，他說話的神情看上去象个教师。原来他真是我們的教师。他叫伊凡·斯捷潘。

卡車从我們的宿营地沿公路向另一营地疾馳而去。

虽然才早上七点鐘，太阳已有点晒人了。看来，今天一定很热。

风迎面吹到我們的臉上，吹动了我們的辮梢。汽車离开了大路，在长着青草的湿地上，顛簸前进。中型草堆就象一座座黄灰色的小山出現在我們眼前。

汽車停下来了。第一个下車的是伊凡·斯捷潘。

“这里留下四个人，”他說。“其余的人到下面去。”

我們着急地推挤着下了車。留下来的是涅莉、斯維特珈、利娜和我。車上的人把叉子遞給我們后，汽車又开了。

“姑娘們，順便說一下，叉子不能这样遞給別人。”伊凡·斯捷潘說。“應該木柄朝下遞給人家。否則会怎样？汽車一开，車上的人若一失手，叉子掉了下来就会正打着脚。可是也用不着怕，沒什麼可怕的。看吧，應該这样拿叉子。”伊凡·斯捷潘把叉子从地上拿了起来，做給我們看，應該怎样拿叉子，怎样用它来叉草。

“姑娘們，看，應該怎樣垛大草堆，”他接下去說。“垛大草堆一定要均勻，草垛要堆成四方形的。我現在站到上面，你們把禾草遞給我。從這兒，從旁邊。遞草時還要計算一下，不要堆得高低不平。用叉子挑草時，應該這樣。”伊凡·斯捷潘用叉子把中型草堆的禾草挑了起來。他挑起了這樣一大堆禾草，使我們都驚喜地叫了起來。“來吧！你們也試試。”

我們也試着做了。可是總也弄不好。草堆那樣磁實，就象粘在一起似的。我們把叉子戳入草垛，用身子頂住木柄，可是挑起來的却不是一堆干草，而是那麼一點點，而且立刻又都從叉齒縫中漏下去了。

我們開始從頂上一点点地挑草，經過幾分鐘頑強地勞動，才集起不大的一堆草。我們用叉子把草挑起來，盡力不搖晃使它在路上不掉下來，然後把它堆成大草垛。這樣的速度要堆完這些草得花兩三個星期的功夫。

還好，伊凡·斯捷潘是一個有驚人的耐性的教師。

“姑娘們，不是這樣搞。”他平心靜氣地教給我們說：“你們看，從中型草堆的這面挑禾草就不是粘得這麼結實了。來，從這裡挑。”

真的，中型草垛的一邊粘得非常結實，而另一邊卻非常容易挑下來。我用叉子一挑，禾草就從草垛上掉下來了，我試着抬起叉子，可是徒勞無益。我決定去掉叉子上的一部分禾草，可是也不成，它不下來。我把叉子放在地上，想踢掉一部分禾草，可是一踢，禾草又全部從叉子上掉下來了。

我不由得垂頭喪氣，想不出別的方法來。再看看別的姑娘們，濕然利娜明白了這樣是白費勁，就干脆把叉子丟到一旁，用手來抱禾草。可是出現了這麼個問題：等到草垛堆高了的時侯，利娜怎麼辦呢？當然，這並不是好辦法。

我又看了看斯維特珈，她把叉子放在地上，从草堆上抱下一堆草来，走到叉子跟前，用脚踩住它，好让它别动，然后就象穿珠子一样小心地把草摆在叉齿上。这样摆了几回，她看了看叉子，觉得禾草攔得差不多了，才把它拿起来向大草垛走去。

只有涅莉，立刻就掌握了技术。她能挑起一大堆禾草。看见她那样熟练地工作，真让人羡慕。一会儿她就差不多把半草垛的禾草挑完了。现在，她拿着叉子挑起一堆草正朝大草垛走去，那上面伊凡·斯捷潘正在把禾草堆弄平。

涅莉的脸上满是灰尘：额头，鼻子，下巴上都是干草屑。为了不弄脏头发，她把被灰尘染成灰色的头巾戴得很低。一直盖到眉毛上，身上的汗衫也已被汗水沾湿了。

当涅莉在路上碰到利娜拿着那一小撮禾草的时候，她粗鲁地用手肘碰了碰利娜说：“让开点！”要是平时，利娜一定受不了这种态度。可是这次，她带着尊敬的神情走到另一边去了。

就是连伊凡·斯捷潘也对涅莉十分尊敬，对待她就如对待有垛草经验的庄员一样。

“旁边弄结实！这一角还得整理一下！多些，拿多一些，好让它更圆些！这里要弄干净。”

对我们，他再没多注意，看来完全失望了。

可是我们却慢慢地，准确地适应了工作了。当然，为了这个我们喘着气，流着汗，双臂酸痛，手掌上也可以看到要起茧子的痕迹。但是，总的说来，工作已开始顺手。草垛明显地加大了，地面已看见草垛的影子，而且是个很长的影子。

真是奇怪的事儿：工作变得轻松多了。现在把一大堆草举起来已不再那么困难。工作在进展着。最后，草垛终于堆好了。我们怀着惊异的心情看着这个有数米高的大东西：这真是我们堆起来的吗？

在远处出现了汽車的影子。

就这样結束了第一个劳动日头半天的工作。馬上就要吃飯，飯后有半小时的休息。

汽車开到我們面前停下，上面已經坐着我們的姑娘和小伙子們。

“快点上車，我們都餓了！”不知誰在車上說。“把叉子扔上来。”

“什么叫扔上来？”利娜說。“同志，这可不行。你們知道應該怎样递叉子嗎？把叉子递上車要慢慢地，木柄朝上。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把叉子尖朝上，就象这样，要是同志們不注意，就会戳到眼睛……”

我們很怕伊凡·斯捷潘会生气，但是他瞅着利娜笑了。

### 队长基瑪·茹日科夫

我們的队长是生物系研究生基瑪·茹日科夫。

这是一个长得不漂亮的青年，又瘦又小，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梳得光亮亮的，他有一双淺藍色的，就象鉗子一样銳利的眼睛，肩膀上总挂着一个背包。

不能說基瑪是个坏队长，但是，他在执行职务时，非常特別。不知道为什么总形成这样，不是他命令我們，而是我們命令他。

举个例子說吧：倉庫沒发来大麥米，要做飯，就得挖些洋芋。宿营地除了伊娜和林娜外沒有別人，她們这一天沒有工作任务。

一般的队长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他應該把伊娜和林娜叫来，向她們說：

“伊娜和林娜：向炊事員要上鏟子和口袋，到地上去挖些

洋芋，回来时可以搭便車。两小时后，要把洋芋运到厨房旁边，否則明天就沒东西吃了。”

伊娜和林娜一定会想到这任务很光荣，立刻就会去把它完成。

一般有經驗的队长会这样做的。——

但是，基瑪·茹日科夫不是一般的队长，因此，他沒这样做。

他走入伊娜和林娜住的木板房，靠着門框說：

“在写信嗎？嗯！嗯……就快写完了嗎？”

“馬上就要开始写第二封了。”林娜說。“有事嗎？”

“不，沒有。”基瑪慌忙說。“写吧，当然……”

他不出声了，姑娘們繼續写信。

“我到这儿来为的是……”好半天后，基瑪才說。“当然，我知道……天气不好，又下雨……但是，需要。”

“需要什么？”伊娜这才注意起来。

“需要挖点洋芋。”基瑪說，接着又抱歉似地补充：“要不了許多，干嗎要那么多呢？只要够明天……要知道大麦米沒有了！只要两三口袋就行了……”

基瑪在說最后一句話时声音很小。

一陣长久的沉默。伊娜和林娜在想：答应不答应基瑪呢？

“好吧！”林娜寬宏大量地同意了。“就这么办。我們去。可是，基瑪，你听着：乘現在我們把信写完，換衣服的时候，你往厨房跑一趟，拿两把鏟子，几条口袋。檢查一下，可不要破的。然后給我們送来。”

“馬上都办到。”基瑪高兴了，立刻就跑去完成任务。

基瑪还有一个特点：当別人需要他的时候，無論如何也找不着他。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

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那里。象只快乐的小兔子摇晃着他那棕色的背包，一会儿又不知哪里去了。我們跑到他剛剛出現过的地方。

“基瑪在哪儿？”

“到厨房去了。”

可是厨房的人說他到管理处去了。

“茹日科夫在这儿嗎？”

“来过。現在不知到哪儿去了。也許在打谷場上。”

在打谷場上我們当然还是沒找到他。我們狠狠地罵着他，又回到管理处。

“茹日科夫沒来嗎？”

“一分鐘前乘車上农庄中心区去了。”

除此以外，基瑪还有一个一般队长所沒有的特点：他不論什么时候都不能把事情弄清楚，就象是个規律一样，他总是把事情弄糟。

当秋收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分配到了經常性的工作。有一部分同学要到离宿营地四十公里的另一分場去工作。

同學們早就一天天地盼望着出发。最后，一天晚上，基瑪忽然气喘吁吁地跑到車廂来。

“赶快收拾，姑娘們，卡車馬上就要来了。”

正好那天停电，我們只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收拾东西，这当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兒。

“哎，基瑪！”柳霞略带責备的口吻說。“难道你不能請汽車明天早上来嗎？你想想看，黑黝黝的我們怎么收拾东西？”

“我知道……”基瑪想了一会儿，然后坚决地說：“好吧！我去試試……可是，为了預防万一起見，你們还是准备

好。”他走了。

“可不是，他去說服司机去啦！”柳霞叹息地說。

“什么？也許他能把人說服了？”林娜假設地說。

“基瑪？”姑娘們笑了起來。“这种事还没有过。不，这是无望的事。来吧，咱們还是收拾吧！”

姑娘們开始把車廂里的行李拖到外面來。

有人摸着黑想在一堆靴子中找到自己的那双；有人在往外掏褲子里的禾草时，把草都洒在站在旁边的姑娘的头上了。就象故意难为人似的，天忽然变了，下开了雨。东西不得不放在湿地上。大家的情緒低落了。

終于，一切都准备好了。

“看，基瑪來了。”不知是誰說。“大概，汽車馬上會來了。”

大家开始擁抱，握手，說着告別的話。

“信可以託便車給我們帶來。”

“一定。”

“我們會到你們那里去看你們的。”

基瑪·茹日科夫走過來了。他容光煥發地擦着手。

“一切都辦妥了！”他說。“把他說服了。可以把東西攔好，安安稳稳地睡到明天。”

這當然是我們隊長的巨大勝利。他也許還期待我們的歡呼，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一陣失望的叫聲。

把東西拖出來難道就為了淋雨？

沒辦法，不能把東西放在草地上，也不能睡光床板。不用說，車廂里這一夜亂得真够瞧。什麼也找不到，我們互相生氣，叫嚷，送行的人和要走的人也爭吵起來了。

第二天早上，當我們這些又累又沒睡醒的人準備去上工

的时候，基瑪帶着抱歉的笑容來了。

“知道嗎，姑娘們，我有点弄錯了。原來你們到那邊去，不是坐汽車，而是用拖拉機把車廂拉到那邊去。這樣，要走的人上車廂，留下的人趕快把東西搬出來，拖拉機就快來了。”

瞧，這就是我們不平凡的隊長基瑪·茹日科夫。

## 勞動的第一天

“安娜，快醒醒！”瑪伊雅在我耳邊叫道。

我立刻從床上跳起來。今天是第一次上康拜因工作。我是多么焦急地等着這一天啊！可是，差一點睡過了頭。

這完全是因為我們昨夜睡得太晚了；同學們決定好好度過假日的最后一天。在收割期間，不會再有假日了。

在中央宿營站，舉行了青年晚會。我們打排球，唱歌，在草木叢生的大園子里手挽着手散步。俱樂部旁邊的廣場上，人們在收音機的伴奏下跳舞。俱樂部里，化學系的学生向當地居民表演他們的化學試驗。

表演的化學試驗是具有反宗教意味的。在一陣連續的爆炸后，帶有臭味的濃霧慢慢飄散了。一位頭髮蓬鬆的化學系学生格沙·哈拉契揚走上舞台說：

“現在，同志們，你們會相信了吧，一切自然現象都能找到科學根據，其中絲毫沒有神的作用。”

格沙在說“神”這個字的時候，帶着一種諷刺的口吻。

當地居民抱着極大的興趣看着試驗。由於刺鼻的氣味，他們都流了眼淚，喉嚨發癢，可是誰也沒走開。

表演完畢后，觀眾中間有一位中年男子站了起來，對化學系同學的科學表演表示感謝。

“小伙子們，謝謝你們！你們的化學表演非常有趣。只不

过你们没有必要提到神。因为我们这里早就谁也不相信他了。”

晚会就这样结束了。从今天起，我是一个梁草员。

梁草员的工作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我们知道，每昼夜得工作十八至二十小时。就象斯维特珈那样强壮坚韧的人，每天深夜从康拜因上回来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疲倦，连脱衣服的力气也没有了。

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十分羡慕她。我们也愿意考验自己，检查自己的力量。

“应该找到队长，”玛伊雅说。“否则我们既不知道康拜因在哪里，又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干活。”

我和玛伊雅交了少有的好运：当基玛·茹日科夫已经坐在卡车司机驾驶室时，我们找到了他。

“基玛，康拜因在哪里？”

“在铁工厂旁边。”

“我们需要叉子和保护眼镜。”

“到总务主任那里去领。”

“总务主任在哪里？”

“不知道。”

“康拜因什么时候开出来？”

“不知道。”

总之，基玛有他自己的事。我们赶紧跑到铁工厂，那儿有几台收割小麦的康拜因，现已改装上禾草捡拾机了。

玛伊雅远远地就看见了自己的康拜因，在它旁边站着斯维特珈·诺维柯娃。

斯维特珈穿着黑色的工作服，包着红色的头巾，露出一缕淡黄色的头发，看上去就像影片中的农庄女拖拉机手突击队员似的。

她正用被潤滑油弄髒的，已經變得很粗糙的雙手在細什麼東西，一会儿，她又從拖拉機旁跑到集草器那兒，然後又跑回來，看來她在完成康拜因手給他的任務。

看見我們，她向我們揮了揮手。把掉下來的那縷頭髮塞到頭巾里，這樣一來，她的額頭上却添上了一道黑印，接着她又繼續工作了。我們走到她的身旁。

“斯維特珈。”我站在一堆從集草器上卸下來的神奇莫測的零件中，束手無策地四面顧盼着。“我的康拜因在哪儿？”

“就在收割機旁邊。看見了嗎？旁邊坐着的是查哈爾，你的康拜因手。”

我走近灰藍色的康拜因，旁邊蹲着一個高大的黑頭髮的人。

“您好！”我怯生生地說。“我是被派到您這兒來當操草員的。”

查哈爾抬起頭來，從上到下把我仔細地打量了一下。

“好吧！”最後他說，接着又干他的活兒了。

“也許，我可以幫您點忙？”我建議地說。

“這兒有什麼可幫忙的？先去休息吧！將來有的是活兒可干。”

“咱們什麼時候到地里去？”

“只要把機器改裝好，就下地。雅沙！”他忽然喊叫了起來。“把工具拿出來。”

不知道從上面的什麼地方，象猴子一樣靈活迅速地爬下來了一個年紀約十六歲的男孩子。這是查哈爾的弟弟。他長着一頭和查哈爾一樣的黑頭髮，厚嘴唇，額頭不太高，只是身材比查哈爾矮，也不象他哥哥那樣深沉。

“裝上禾草檢拾機。”查哈爾命令地說。“安德烈到哪儿去了？”

“在康拜因后面翻換帆布。”

“安德烈！到这儿来，快点！”

从康拜因下面钻出来了第二个男孩子。他不太漂亮，紅头发，滿臉雀斑。

“安德烈，收割台上还得装上一个平衡梁，把木翻輪卸下来。雅沙，把万向接头軸检查一下。”

孩子們飞快跑去完成任务去了。

“去吧，”查哈尔又重复說。“能休息时，先去休息一下。”

我知道，反正不会分配給我工作任务了，垂头喪气地回宿營地去。为了尽力替自己的无可奈何的閑遊辯解，我在各个車廂間走来走去，告訴我碰見的每一个人：

“我們今天晚上工作。”

吃过飯，我又跑到康拜因那里去了。

“还没弄好？”我問，“就快下地了嗎？”

“你着什么急？”查哈尔生气了。“什么时候弄好，什么时候下地。”

我又回到了宿營地。

今天去採草的人，已下工回来了。洗过臉，吃了晚飯，在車廂旁边躺了下来。有些人看信或写信，有些人激烈地爭論什么。

“不，姑娘們，”瑪伊雅喊道。“你們怎么也不能让我信服。我确信，核酸在遺傳上起着巨大的作用。”

“瞎說，”利娜激烈地反对瑪伊雅說。“你什么也不明白！那么无性杂交呢？米丘林的經驗呢？也許你会說，新陳代謝对遺傳絲毫不起作用？”

看看吧，我这些有學問的女友都是什么样子：头发脏得变了顏色，衬衫的顏色也褪了……

不过，我根本顧不上他們的事。无事可干让人十分难过，